

物閑睽

窗

異括車

異

考志志



● ● ●

●

● ● ●

●

● ● ●



閑窗括異志

魯應龍撰

中華書局

閑窗括異志

宋東湖魯應龍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理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爲展武縣後陷爲湖拓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漢安帝二年又陷當湖是也移故邑城爲故邑縣又移於海塘爲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有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當湖自湖首至界涇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應有二况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今止以上下十八都爲定云耳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水遂陷一方迤邐從東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昨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葬於蘇州海鹽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曩歲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鏈長不計極舟滿幾覆懼而棄之或云繫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開有於其中髣髴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尙單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隕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婺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輒愈由是汲者禱者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禱于神得筊杯吉然後汲水并以小黃旗加之自上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驗矣。

古老相傳當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迄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也。

手法爲之耳。兒童爭鬪于市。或取以爲硯。清潤細膩可愛。余嘗得片磚。爲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宣義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地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夢一婦人。請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尙存。自建剎以來。將踰百年。林木塢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筍數株。莫不嗟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豈物反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正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螻蛄。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絕。蓋此煙卽此所成。不知何異。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水瀾漫時。盜多竄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蕪。其中有大穴如瓮。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偃臥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啓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異物。蓋不遇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一十五里。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卽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

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闌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尙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管賦詩于壁。以紀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鬪。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臚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謹。尋鬪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聲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旣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應瑞者。董糟丘。將幡書徧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

坊場久矣。新舊之幃。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幃。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亦謂之云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尙然。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脫褻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之。獲數萬緡。

輿地志。秦置海鹽縣。王莽改爲展武縣。縣陷爲湖。湖中小山生栢樹。因以爲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爲神。卽此祠也。荆公詩云。栢林著湖名。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達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賦魁。實通榜詞賦之弟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鴈塔也。汝何人輒登此。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

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撲賈。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出。乃爲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強求也。如此。

西宮眞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真人呂翁像。極端嚴。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僊道變化之驗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真空。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遂跏趺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嘆羨。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無侍女。手執黃羅裙。直入其堂。旦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篝燈披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人視之。乃市樓失火。□□□□煙焰燭天。衆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屋數間。方知婦人之怪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數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箭。時時於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帆。淨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蓋防顛溺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竈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園者。以

種園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囊土中有聲。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轉而貨易。爲他人所發。聞于官。備極笞楚。半爲他人所得。今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現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貓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鞠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側。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善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宏。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救我。

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撻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鬻家貲。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海塘凡十八條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久波濤衝囓盡爲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海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每歲沙岸

耕種者苦之。前政史宰亞卿現督畝種多人改百畝。則遠一畝。
 何止數尺。十八條捍海崗岸。無一存者。縣治去海無三百步。而獨山一帶。歲歲鹹潮透入。可以曬鹵。

古嶽瓦盎及鐵劍役夫得之以爲奇舉手皆粉碎。

得古物。□秦始皇時有望氣者言東南有天子氣故東遊海上所至埋金寶以厭勝之今故邑近海居民多掘

當湖南北十二里。東西六七里。東南則通故邑。西南則近海鹽。其東則廣戊。其北則華亭。接壤。舟楫便利。無口間斷。地迴村遠。

吳地志昔有金牛糞金村民阜伯通隨之牛入山穴鑿山而入山頹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隱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嚥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

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僊翁豈得知。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白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攪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縋于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遙應。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異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之。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既久。遂出爲怪。或夜出叩人門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有膽勇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三石孩兒。徐徐自橋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怪遂絕。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章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謹。神

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略無所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醬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桁折。而夫婦正臥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略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僞何緣闖一真。時間覆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暗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搗鼈爲業。每搗鼈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鼈。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鼈鼈鼈。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旣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餮。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

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蟆也。

司法曾伯祖行恕。卯角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留精嚴僧舍。值徐朋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於寺之夾衛下。衆鎗攢刺。命在須臾。默禱伽藍神。資善與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于靈雲祖塋。司法生主簿吳主簿。生知縣李頤。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鄒法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尙以巫祝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鬻之者。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可以□□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燻治之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燻而身毛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尙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生活受饒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媼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實負婆錢累欲償。輒爲官事所蕩。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媼常戒呼曰。汝

是蔡公耶。卽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卽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恃頑抵賴。主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成就。收割。囤穀於柴穡之側。遮隱無蹤。依然入官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藏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間。天宇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常事。還會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常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騭。天未遽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己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誦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旣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旣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詭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闍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擺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蔣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事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恥者視此獨不覩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後徙居東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柏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枹如箋香片子與蕃香相和上飯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茆帚蘸墨水就飯內翻灑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歸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搭起黃翁連拳毆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寤悲泣言及諸子卽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薰蚊蟲藥爆少火入印香籬內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用水澆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卽欲出戶逃命